

宋代笔记小说中的王安石形象

李华瑞

(河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 现存宋代笔记小说约有百部从不同角度记述了王安石的轶闻、趣事, 是研究王安石传记的重要资料。本文从南宋以后王安石轶闻、趣事的流布, 笔记小说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态度, 笔记小说(包括讲史小说)对王安石个性形象的塑造等方面做了初步性探讨。

关键词: 宋代; 小说; 王安石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A

笔记小说作为一种史料载体, 产生的时代甚早, “小说”一词至迟已见诸《汉书·艺文志》。而“笔记”体裁的产生一般认为是在北宋前期, 但产生于北宋前期的“笔记”体裁, 实际上是从秦汉以来的“小说”分离出来的。因为“小说”在宋以前是指除列于大雅之堂的文章以外的各类文体的统称, 而宋以后则泛指传说、志怪、传奇、平话一类故事文体的专称。明人胡应麟把“笔记小说”分为六类, 一曰志怪, 一曰传奇、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辨订、一曰箴规, 若按自宋代笔记、小说分流而言, 胡应麟所分前二类以小说为主, 后四类则称之为“笔记”更合适。¹

宋人笔记小说流传至今的数量相当可观。按《现存宋人著述总录》的统计, 史部琐记之属 61 种, 杂学类杂论、杂考之属 146 种, 小说类杂录之属 167 种, 共计 374 种。而其中记述王安石变法和王安石轶事、事迹的笔记小说大约有近百部, 可见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 笔记小说亦是基本的重要史料。对于笔记小说所载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事实, 从清人蔡上翔编撰《王荆公年谱考略》至今学人曾就其真伪做过一些考辨, 但从总体上全面考察笔记小说中的王安石形象, 似还未有人进行论述。对此笔者拟从王安石轶闻、事迹的流布, 笔记小说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态度, 笔记小说对王安石个性形象的塑造三个方面做初步性探讨

一、王安石轶闻、事迹的流布

唐宋以降, 人物传记资料的流传主要有二方面, 一是正史本传和墓志铭(行状、神道碑), 二是笔记小说所记的轶闻趣事及相关传记资料。前者多载人物的履历, 业绩和对生前生后的品评定位, 而后者多再现人物的个性、情趣、交游、爱好、具有浓重的文学色彩。但笔记小说的记述分散零碎, 只有将零散的材料裒辑成编, 才能观其堂奥。从笔记小说中裒辑王安石遗闻趣事的工作自南宋已开始做起, 这就是朱熹首次以笔记小说为主编辑的《三朝名臣言行录》, 四库馆臣把名臣言行录收入史部传记类。王安石事迹被编入《三朝名臣言行后录》卷第六王安石荆国文公, 共计 36 条, 引用笔记小说 14 种², 具体引用情况见下表。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司马光《温公琐语》	2	《晁以道论配享札》	1

邵伯温《闻见录》	9	《卮史》	1
司马光《涑水记闻》	3	刘安世《元城语录》	2
吕祖谦《吕氏家塾记》	3	谢良佐《上蔡语录》	1
魏泰《东轩笔录》	7	程颐《程氏遗书》	1
王安石《语录》	1	杨时《龟山语录》	3
陈师道《后山谈丛》	1	《郑侠言行录》	1

明朝人唐顺之《历代史纂左编》卷二十六《宋·王安石》在汇编《宋史·王安石传》、《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等资料外，亦哀集了相当多的宋人笔记小说资料，但均未注出处，且如蔡上翔说“明有唐应德者，著史纂左编，传安石至二万六千五百余言，而亦无一美言一善行”³（后面还将论及）。清朝初年全祖望补作《宋元学案》时在“荆公新学略”末附逸事 28 条，主要采自反变法派和理学家的笔记。清人顾栋高在雍正初年编撰《司马光年谱》后，接受玉亭的意见，以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乘除，遂作《王安石年谱》旨在证明司马光之是，王安石之非，互相衬托编为合谱⁴。谱后附《王荆国文公遗事》一卷，共收录 104 条，引用笔记小说及其它典籍 35 种⁵，具体引用情况见下表。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朱熹《朱子语类大全》	22	刘道原《言行录》	3
《宋名臣言行录》	3	《宋史》	2
程颐《程氏遗书》	1	朱熹《朱子文集》	2
谢良佐《上蔡语录》	1	《宋稗类钞》	11
杨时《龟山语录》	5	陆游《老学庵笔记》	10
刘安世《元城语录》	2	《道山清话》	3
《赵清献神道碑》	1	庄绰《鸡肋编》	1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2	苏轼《调谗编》	2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1	费衎《梁溪漫志》	1
魏泰《东轩笔录》	2	胡仔《渔隐丛话》	1
《韩献肃行状》	2	王辟之《澠水燕谈录》	1
《韩持国行状》	1	（清）王阮亭《香祖笔记》	3
蔡绦《西清诗话》	1	沈括《梦溪笔谈》	3
朱彖《萍州可谈》	2	《墨客挥犀》	1
龚颐正《芥隐笔记》	3	苏轼《东坡志林》	3
孙宗鉴《东皋杂录》	2	孙升《孙公谈圃》	1
朱弁《曲洧旧闻》	5	释惠洪《冷斋夜话》	1

近人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从笔记小说、诗话、文集、方志、杂史等辑录宋代 600 余人的传记资料，其中王安石（包括王雱、王安国）共有 166 条，引用各类典籍 77 种，其中笔记小说 50 余种⁶，具体引用情况见下表。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陆游《老学庵笔记》	5	王铨《默记》	8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22	司马光《涑水记闻》	5
周煇《清波杂志》	1	晁说之《晁氏客语》	1
《道山清话》	2	孙升《孙公谈圃》	6
赵彦卫《云麓漫钞》	1	叶梦得《石林燕语》	3
张端义《贵耳集》	1	蔡绦《西清诗话》	3
蔡绦《铁围山丛谈》	5	吴炯《五总志》	1
陈师道《后山丛谈》	1	《墨客挥犀》	3
魏泰《东轩笔录》	17	《潘子真诗话》	1
王楙《渑水燕谈录》	2	《宋稗类钞》	1
袁 綱《枫窗小牍》	1	洪迈《容斋随笔》	1
岳珂《桯史》	4	苏轼《调谑编》	1
张师正《倦游杂录》	1	曾慥《高斋漫录》	3
张邦基《墨庄漫录》	7	吴宏《独醒杂志》	2
范正敏《遁斋闲览》	1	楼钥《攻媿集》	1
沈括《梦溪笔谈》	2	叶梦得《石林诗话》	1
朱弁《曲洧旧闻》	3	释惠洪《冷斋夜语》	3
曾纡《南游纪旧》	1	蔡天启《蔡宽夫诗话》	1
李壁《荆公诗注》	1	吕本中《师友杂志》	1
侯延庆《退斋笔谈》	1	苏籀《栞城遗言》	1
周遵道《豹隐记谈》	1	《续墨客探犀》	1
阮阅《诗话总龟》	3	《汉皋诗话》	1
朱彧《萍州可谈》	3	晁说之《晁氏客语》	1
徐度《却扫编》	1	叶梦得《避暑录话》	1
赵令畤《侯鯖录》	1	王巩《闻见近录》	1
吕希哲《吕氏杂记》	1	文莹《玉壶清话》	1
吴聿《观林诗话》	1	方勺《泊宅编》	2
赵与时《宾退录》	1	魏泰《隐居诗话》	1
王明清《挥麈后录》		陈师道《后山诗话》	1
陆游《入蜀记》	1	吴处厚《青箱杂志》	1
章如愚《山堂考索》	1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1
孔平仲《谈苑》		周煇《清波杂志》	2
钱佃《钱氏私志》		永亨《搜采异闻录》	1
张舜民《画墁录》			1

新近江西省抚州市杨华林先生为纪念王安石诞辰 980 周年，编辑《王安石轶事汇编》，正文分五个专题“青少年时代”、“小臣生涯”、“当国时期”、“晚年生活”、“身后风云”，采录宋元明清典籍乃至今人著作约计 183 种⁷，其中引用宋人笔记小说 100 余种，引用次数 2 次以上的宋人笔记小说、诗话约计 62 种，详情见下表：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引用书名	引用次数
吴曾《能改斋漫录》	16	王铨《默记》	11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	50	司马光《涑水记闻》	22
蔡绦《铁围山丛谈》	6	龚明之《中吴纪闻》	4
张端义《贵耳集》	2	沈括《梦溪笔谈》	2
魏泰《东轩笔录》	35	徐度《劫扫编》	4
叶梦得《石林燕语》	8	李心传《旧闻证误》	3
叶梦得《避暑录话》	6	方勺《泊宅编》	5
蔡绦《西清诗话》	3	《道山清话》	8
庄绰《鸡肋编》	2	杨时《龟山语录》	6
张邦基《墨庄漫录》	9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	4
王楙《野客丛书》	2	王明清《挥麈录》	5
惠洪《冷斋夜话》	11	周煇《清波别志》	6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	31	高晦叟《珍席放谈》	2
赵令畤《侯鯖录》	8	朱熹《朱子语类》	13
《墨客挥犀》	2	刘安世《元城语录》	6
罗大经《鹤林玉霞》	10	苏辙《龙川别志》	2
孙升《孙公谈圃》	5	曾慥《高斋漫录》	6
朱熹《名臣言行录》	2	袁文《瓮牖闲评》	3
刘克庄《后村诗话》	2	程颐《程氏遗书》	2
蔡天启《蔡宽夫诗话》	4	《司马光日记》	2
叶梦得《石林诗话》	7	谢良佐《上蔡语录》	2
陆游《老学庵笔记》	15	《宋稗类钞》	3
朱弁《曲洧旧闻》	7	朱翌《猗觉寮杂记》	3
《林希野史》	11	施德操《北窗灸輶录》	2
陈师道《后山谈丛》	3	刘道原《言行录》	3
曾敏行《独醒杂志》	5	陈长方《步里客谈》	2
王楙《燕翼诒谋录》	2	袁 綱《枫窗小牋》	2
岳珂《桯史》	6	王辟之《澠水燕谈录》	2
吴炯《五总志》	3	洪迈《容斋随笔》	4
朱彧《萍州可谈》	4	吕希哲《吕氏杂志》	2
《续墨客挥犀》	2	孔平仲《孔氏谈苑》	3
范正敏《遁斋闲览》	2		

以上是王安石轶事流布、衰集的基本情况，其中显著的特点是宋代笔记小说有关王安石轶事的记载日益受到重视，被注意的轶事数量有明显的增长趋势。

二、笔记小说作者对王安石的基本态度

虽然笔记小说保留了大量珍贵的人物传记资料，但其资料的来源多是传闻，“随意录载”，如四库馆臣论小说家时所说“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辍辑琐语，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漫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其中”。⁸所以鉴别笔记小说的史料真伪是使用和探取笔记小说的首要工作，特别是持不同政见者，对政敌轶事的登载多带有个人恩怨的色彩，对这些资料更要注意鉴别，否则就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直至谬种流传。以上所举五种王安石轶事汇编，除今人杨华林先生外，其余四种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一是宋人笔记小说中关于王安石的轶事多出自他的政敌，或持否定新法的人之手（后面详论），对此不加以辨鉴，笼统裒辑在一起，使本身就存在的事实错误以讹传讹，丁传靖先生所辑，即属于这种情况。二是编辑者本身对王安石就心存偏见，否定其所作所为，他们对笔记小说失实的记载不仅不予以鉴别，而是利用错误的事实来证明自身否定王安石的正确，顾栋高所编王荆国文公轶事的出发点即在于此。顾栋高认为王安石“使宋室断丧而身列千古之罪人”⁹，前揭顾栋高编撰王安石年谱主要是以王安石与司马光相乘除，旨在证明司马光之是，顾氏“又用司马光《涑水记闻》、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魏泰《东轩笔录》、刘安世《元城语录》、杨时《龟山语录》、朱熹文集、语类等作遗事一卷，收集了两宋时期主要攻击王安石的文字，与年谱相呼应，给人一种从正史到稗史无不否定王安石的印象”。¹⁰

为了准确透析笔记小说中的王安石轶事，了解一下笔记小说作者们对王安石的基本态度是必要的。就目前所见登录王安石轶事的笔记小说的作者们对王安石的态度大致有五种情况，其一是北宋神宗朝至南宋绍兴初反变法派或对王安石变法持否定意见者，如《温公琐语》、《温公日记》、《涑水记闻》的作者司马光，《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的作者邵伯温、邵博，《东斋记事》的作者范镇，《龙川略志》的作者苏辙，《孙公谈圃》的作者孙升，《泊宅编》的作者方勺，《道山清话》的作者王口，《元城语录》的作者刘安世，《龟山语录》的作者杨时，《曲洧旧闻》的作者朱弁，《后山谈丛》的作者陈师道等。

其二是与变法集团有密切联系，但对变法又持批评意见，如《东轩笔录》的作者魏泰，是变法集团的骨干分子曾布的内弟，“魏泰的思想倾向颇似曾布，对变法持一定的批评意见，对王安石肯定居多，对吕惠卿则痛加揭露贬斥”¹¹。《铁围山丛谈》《西清诗话》的作者蔡绦，四库馆臣以为蔡绦虽系蔡京之子“其罪于京等，曾敏行《独醒杂志》则载绦作《西清诗话》多称引苏黄诸人，竟以崇尚元祐之学”，“而丁仙现一条乃深诋王安石新法”¹²。

其三是生活在南宋时代，虽已远离变法和党争，但在思想上秉承绍兴本《神宗实录》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持否定态度，如《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程史》的作者岳珂，《栟城遗言》的作者苏籀，《云麓漫钞》的作者赵彦卫。

其四是只登载遗闻轶事，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如《澠水燕谈录》的作者王辟之，《鸡肋编》的作者庄綽，《癸辛杂识》、《齐东野语》的作者周密，《宾退录》的作者赵与时，《能改斋漫录》的作者吴曾，《墨庄漫录》的作者张邦基等。

其五是与变法集团有亲缘联系，被四库馆臣视作对王安石有所回护者，如《珍席放谈》的作者高晦叟，四库馆臣说“又当王氏学术盛行之时，于安石多曲加回护，颇乖公议。”¹³《挥麈录》的作者王明清，四库馆臣说“明清为王銍之子，曾纁之外孙，纁为布第十子，故是录

于布多溢美，王安石没，有神人幢盖来迎……”¹⁴《清波杂志》的作者周煇，四库馆臣曰“所记皆宋人杂事，方回《桐江续集》力诋其尊王安石之非，考书中称煇之曾祖与安石为中表，盖亲串之间，不无回护”¹⁵。《老学庵笔记》的作者陆游，四库馆臣曰：“惟以其祖陆佃为王安石客，所谓埤雅，多引字说，故于字说无贬词，于安石亦无讥语，而安石龙睛事并述埤雅之谬谈，不免曲笔”¹⁶。

上述五类若从资料蕴含的褒贬品评来分，前三类带有贬的性质，后两类虽可划属褒的范围，但所叙遗闻轶事很少关涉变法得失，这与前三类政治倾向明显有很大的不同，正如四库馆臣所云：对王安石无讥语而已。若再从资料载录的数量来看前三类要远远多于后两类，前三类以《邵氏闻见录》、《涑水记闻》、《东轩笔录》在杨华林《王安石轶事汇编》中被引用107个条目，后二类以《老学庵笔记》、《能改斋漫录》、《清波杂志》、《清波别志》在同书中只引用37条目。不特如此，朱熹、顾栋高是否定王安石的所采更是多引自前三类。丁传靖先生从汇编宋人人物传记资料的角度所引用的资料亦是以前三类为多。由此可见，王安石及其新法不仅在《神宗实录》、《长编》以及其它南宋史学著述中被否定，就是在稗史中其个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扭曲的。

三、笔记小说对王安石个人形象的塑造

以上就笔记小说的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态度作了大致的勾勒，现再简要看看笔记小说载述王安石及其变法有哪些内容。通观地说，大致主要包括政治生活、思想作风、社会交游、文学创作、个性特征、生活兴趣等方面。从品藻人物来讲，王安石个人形象的塑造比较复杂，他不象笔记小说记述司马光、苏轼等人基本是以一边倒地肯定性轶闻趣事，而是褒贬毁誉参半，甚或毁大于誉。所以，有关贬毁性质的轶闻趣事，往往成为后世否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有力素材，如魏源在《再书宋名臣言录后》一文中所提示的：

杨用修最不喜朱子，至谓“朱子列安石《名臣言行录》缙素易位”，则尤不可无辩。朱子跋两陈谏议，罪状安石，纍三四千言，不啻九鼎铸魑魅，而兹录安石十余事，则皆心若公孙弘，学若商君，愎若阳处父（不臣若王处中），怙子若石季龙，皆取元祐诸君子攻安石语，正犹纂《楚辞》附扬雄《反骚》以籍洪氏、苏氏贬词，明大谊也。即较范氏《列女》不遗文姬，汝愚奏议兼收惇、蔡，尚区以别。故临川李穆堂侍郎深感录中安石言行之为诬¹⁷。

为了较全面地透视笔记小说对王安石个人形象的塑造，下面选录凸显王安石个性特征，生活兴趣及社会交游的片断轶事说明其毁誉参半甚或毁大于誉的情况。

先看一下赞誉王安石的形象塑造。

1. 不迹声色

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¹⁸。

2. 淡泊名利

庆历三年御试进士，时晏元献（殊）为枢密使。杨察，晏婿也，时自知制诰，避亲，勾当三班院。察之弟寘时就试毕，负魁天下望。未放榜间，将宣示两府。寘因以赋求察问晏公己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对，见寘之赋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语察。察密以报以寘。而寘试罢与酒徒饮酒肆，闻之，以手击案叹曰：“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进御。赋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恠曰：“此语忌，不可以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为状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韩绛；遂取第四人卷子进呈。上欣然曰：“若杨置寘可矣，”复以第一为第四人。寘方以鄙语骂时，不知自为第一人也。然荆公生平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耶¹⁹。

3. 性酷嗜书

舒王性酷嗜书，虽寝食，手不释卷。昼或宴居默坐研究经旨，知常州，对客未尝有笑容。一日大会宾佐，倡优在庭，公忽大笑，人颇怪之。乃共呼优人，厚遗之曰：“汝之艺能使太守开颜，其可赏也。”有一人窃疑公笑不由此，乘间启公，公曰：“畴日席上偶思《咸常》二卦，豁悟怪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²⁰

舒王嗜佛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居一日，会于南昌，少顷，潘延之亦至，延之谈禅，舒王曰：子固熟视之，已而论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弃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义理之来。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第戏之耳。”²¹

4. 清廉朴素

王荆公在相位，子妇之亲萧氏子至京师，因谒公，公约之饭。翌日，萧氏子盛服而往，意谓公必盛饌。日过午，觉饥甚而不敢去。又久之，方命坐，果蔬皆不具，其人已心怪之。酒三行，初供胡饼两枚，次供麋麇数四，顷即供饭，傍置菜羹而已。萧氏子颇骄纵，不复下箸，唯淡胡饼中间少许，留其四傍。公顾取自食之，其人愧甚而退，人言公在相位，自奉类不过如此。

王荆公越国吴夫人好洁成癖，公任真坦率，每不相合。自江宁乞骸归私第，有官藤床假用未还，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公一旦，跣足而登床，偃卧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²²

5. 适性忘虑

《遁斋闲览》云：“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谓人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与叶致远敌手，尝《赠致远诗》云：“垂成勿破坏，中断俄连接”。是知公棋不甚高。又云：“诤输宁断头，悔误仍搏颊。”“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时之得丧也”，苕溪渔隐曰：“介甫有《绝句》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奩收黑白，一秤何处有亏成”？观此诗，则图适性忘虑之语，信有证矣。苦鲁直于棋则不然，如“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则苦思忘形，较胜负于一着，与介甫措意异矣。”²³

6. 恬淡的晚年生活

王荆公再罢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纳节让同平章事，恳请赐允，改左仆射。未几，又求宫观，累表得会灵观使。筑第于南门外七里，去蒋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驴，

从数僮游诸山寺。欲入城则乘小舫，泛潮沟以行，盖未尝乘马与肩輿也。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它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墙，辄不答。元丰末，荆公被疾，奏舍此宅为寺，有旨赐名“报宁”。既而荆公疾愈，税城中屋以居，竟不复造宅。²⁴

王荆公领观使归金陵，居钟山下，出即乘驴。余（王巩）尝谒之，既退，见其乘之而出，一卒牵之而行。问其指使，相公何之。指使曰：“若牵卒在前听牵卒，若牵卒在后即听驴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憩而诵之。乃以囊盛饼数十枚。相公食罢，即遗牵卒。牵卒之余，即饲驴矣。或田野间人持饭献者，亦为食之。”盖初无定所，或数步复归，近于无心者也。²⁵

下面再看讥毁王安石的形象塑造，这主要集中在性格强忤、不修自身和大诈似信等方面。

1. 性格强忤

司马温公尝曰：昔与王介甫同为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为使，时号“清严”。一日，群牧司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光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²⁶

嘉祐末，王介甫以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有少年得斗鹑，其同侪借观之，因就乞之。鹑主不许，借者恃与之狎昵，遂携去。鹑主迫及之，踢其肋下，立死。开封府捕按其人，罪当偿死。及纠察司录问，介甫驳之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详定，以府断为是。有旨，王安石放罪。旧制，放罪者诣殿门谢。介甫自言我无罪，不谢。御史台及閤门移牒趣之，终不肯谢。台司因劾奏之，执政以其名重，遂不问，介甫亦竟不谢。²⁷

王荆公平生，养得气完，为他不好做官职。作宰相，只吃鱼羹饭。得受用底不受用，缘省便去就自在。尝上殿进一札子，拟除人，神宗不允，对曰：“阿除不得”；又进一札子，拟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来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²⁸

王荆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扫地，当其意，誉之不容口。忽误触灯檠，即大怒，以为不力，逐之去。参寥在座，私语他客云：“公以喜怒进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进退士大夫也。”²⁹

2. 不修自身

神宗尝问明道云：“王安石是圣人否？”明道曰：“‘公孙硕肤，赤几几’，圣人气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圣人为？”先生曰：“此言最说得荆公著。”³⁰

神宗尝问文定识王安石否？曰：“安石视臣大父行也。臣见其大父日，安石发未髻，衣短褐布，身疮疥，役洒埽事，一苍头耳。”故荆公亦畏其大，不敢与之争辩。《日录》尽诋前辈诸公，独于文定无讥云。³¹

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

家各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王介甫云：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³²

王禹玉与荆公同侍朝，荆公有虱直缘其须。裕陵顾而笑，公不自知也。退朝，问禹玉曰：“上何为笑？”禹玉告之故，公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当献一言颂虱之功。”乃云：“屡游相鬓，曾经御览”，荆公为之解颐。³³

公面黧黑，门人忧之，以问医。医曰：“此垢污，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颧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³⁴

3. 大诈似信

仁宗皇帝朝，王安石为知制诰。一日，赏花钓鱼宴，内侍各以金碟盛钓饵药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宰辅曰：“王安石诈人也。使误食钓饵一粒，则止矣。食之尽，不情也。”帝不乐之。后安石自著《日记》厌薄祖宗，于仁宗尤甚。每以汉文帝不足取者，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时大臣富弼、韩琦、文彦博而下，皆为其毁诋云。³⁵

王荆公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未尝有择于饮，何忽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者曰：“何以知公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复问食时置獐脯于何所，曰：“在近匕筋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筋”，既而果食他物尽，而獐脯固在，而后人知其特以其近故食之，而初非有所嗜也，人见其太甚，或者多疑其伪云。³⁶

4. 欺世盗名

王安石在主持变法之前，甚得士林推崇，所谓“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³⁷，但在邵伯温笔下的王安石却是一个大奸似忠，大诈似信的伪君子。这一形象的描述是主要出自他载录的二个“遗闻”，一是苏洵撰写《辨奸论》，二是司马光赞誉吕海论王安石十事有先见之明。

苏洵《辨奸论》的核心内容是将王安石比作历史上欺世盗名的奸臣王衍、卢杞。此文始见于邵伯温的《闻见录》。关于此文的真伪亦是学界一大公案。自《邵氏闻见录》载此文后，宋元明人未见有疑，清李绂、蔡上翔始断言《辨奸论》为邵伯温伪作，至今多有争议。刘乃昌、邓广铭先生赞同李、蔡的观点，而章培恒、曾枣庄先生则予以反驳，以为《辨奸论》确为苏洵所作。³⁸对这个问题的孰是孰非，笔者不拟作评论，但需要指出的是，自邵伯温登录《辨奸论》在后世流布甚广，先是绍兴年间收入苏洵文集，后又被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两人编入《古文观止》，可以说这篇文字作为否定王安石的佐证材料，对后世认识王安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熙宁二年六月，吕海上章论王安石。蔡上翔就此评论说“安石文章风节，天下称贤，及相神宗行新法，而举朝哗然攻之，其斥为奸邪而先见于章奏者，吕海也。”³⁹吕海所论十事，指责王安石“慢上无礼”、“见利忘义”、“要尽取名”、“用情罔公”、“徇私报怨”、“怙势招权”、“专威害政”，“任性凌轹同列”、“朋奸”、“动摇天下”。熙宁时期反对派章奏攻击，评议新法甚多，但唯吕海此奏章传播甚广，是与邵伯温对这件事的引申发挥分不开，邵伯温写道：

帝方励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久，日刻宴，例隔登对官于后殿，须上更衣复坐，以次赞引。献可待对于崇政，司马温公为翰林学士，侍续延英阁，亦趋赞善堂待召，相遇朝路，并行而北。温公密问曰：“今日请对，何所言？”献可举手曰：“袖

中弹文，乃新参政也。”温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学行，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论之？”献可正色曰：“君实亦为此言耶，安石虽有时名，好执偏见，不通物情，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疎。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矣！”温公又谕之曰：“与公相知，有所怀不敢不尽。未见其不善之迹，遽论之不可。”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谋议者，二三执政耳。苟非其人，则败国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耶，”语未竟，閤门吏抗声追班，乃各趋以去。温公自经筵退，默坐玉堂，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缙绅间寝有传其疏者，多以为过。未几，中书省置三司条例司，相与议论者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始变祖宗旧法，专务聚斂，私立条目，颁于四方，妄引《周官》，以实诛赏。辅弼异议不能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州郡监司若奉行微忤其意，则譴责从之。所用皆薄少年，天下骚然。于是昔之怀疑者始愧仰叹服，以献可为知人。温公与安石相论辩尤力。神宗欲两用之，命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以言不从，不拜。以三书抵安石，冀其或听而改也。安石如故所为，终不听，乃绝交。温公既出，退居于洛，每慨然曰：“吕献可之先见，吾不及也。”⁴⁰

由于司马光是否定王安石变法的元祐诸贤之首领，因而“献可之先见，自温公有言，而后世多称之。”⁴¹可谓影响甚大。

5. 针贬交游

熙宁前二三十年间，王安石与当时名臣钜公有较多交往，韩琦曾是王安石的上司，欧阳修、富弼、文彦博都曾推荐过王安石，韩维、吕公著与安石自青年时期就有文字来往，司马光与安石则互相推许。熙宁变法后，这些名臣成为王安石的政敌，或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这一转变在笔记小说中有较多的载录，但载录的故事多带有非议王安石的性质。如前揭王安石自仁宗嘉祐以来已名重士林“学问文章，知名当世”，但在邵伯温的笔下王安石却是善于攀附名士以自重的人。

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故不敢入朝。安石虽高科有文学，本远人，未为中朝士大夫所服，乃深交韩、吕二家兄弟。韩、吕朝廷之臣室也，天下之士不出于韩，即出于吕。韩氏兄弟绛字子华，与安石同年高科，维字持国，学术尤高，不出仕，用大臣荐入馆。吕氏公著字晦叔，最贤，亦与安石为同年进士。子华、持国、晦叔，争扬于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结一时名德如司马君实辈，皆相善。先是治年间，神宗为颍王，持国翊善，每讲经义，神宗称善。持国曰：“非某之说，某友王安石之说。”至神宗即位，乃召安石，以至大用。⁴²

关于王安石是否籍韩吕以取重的问题，蔡上翔曾引欧阳修《再论水灾状》推重知池州包拯、知襄州张瓌、崇文院检讨吕公著、群牧判官王安石的事实后说“公著与安石并荐，岂能重安石哉，即此可论其妄矣。”⁴³

韩琦是三朝重臣，尤反青苗法。笔记小说所传王安石与韩琦交往的故事，王安石则是一个气度狭小的人物：

韩魏公知扬州，介甫以新进士金书判官事。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介甫数引古义争公事，其合迂阔，韩公多不从。介甫秧满去。令有上韩公书者，多用古字，韩公笑而谓僚属曰：“惜乎王廷评不在此，其人颇识难字。”介甫闻之，以公为轻己，由是怨之。⁴⁴

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金判，每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

“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之贤，欲收之门下，荆公初不屈。故荆公《目录》，短魏公为多，每曰：“韩公但形相好尔”。作《通虎图诗》以诋之。⁴⁵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两条材料相抵牾之处甚为明显，同是记韩琦知扬州时与王安石产生嫌隙，但一是因韩琦误解王安石年少放逸不读书，一却是韩琦因王安石饱读诗书迂阔而调侃，两者相距甚远，显然这种“遗闻”之不实是不难想象的。

当然以上是一个较突出的示例，其它还有很多，因文繁，不再具引。

6. 生死讖语

关于王安石的诞生，笔记小说的记述颇为离奇，而离奇的背后又暗含着深意，试看下面4条记述：

傅献简公云：“王荆公之生也，有獾入其室，俄失所在，故小字獾郎。

昔与小王先生言：“王舒公介甫何至于无后”小王先生曰：“介甫天下之野狐也，又安得有后？”归白鲁公，鲁公曰：“有是哉！顷有李士宁者，异人也。一旦因上七日入醴泉观，视卿大夫络绎登阶拜，睹一衣冠，亟问之曰：“汝非獾儿乎”，衣冠者为之拜，乃介甫也。士宁谓介甫：汝从此去逾二纪为宰相矣！盖士宁出入介甫家，识介甫之初诞，故竟乎小字曰獾儿也。”⁴⁶

荆公之生也，有獾出于市，一道人首常戴花，时人目为戴花道人，来访其父曰：“此文字之祥，是儿他日以文名天下。俟至执政，当见之”。荆公父书于册，自后不少差，荆公甚神之。洎拜两地，道人果来曰：“自此益得君，谨无复仇。”荆公扣之，曰：“公前身李王也，戒之”，遂辞去。⁴⁷

荆公在钟山读书，有一长老曰：“先辈必做宰相，但不可念旧恶，改坏祖宗格法。”荆公云：“一第未就，奚暇问作宰相，并坏祖宗格法僧戏言也”？老僧云：“曾坐禅入定，见秦王入寺来，知先辈秦王后身也”⁴⁸

獾，原本是一种穴居山野，昼伏夜出的哺乳动物，在宋人笔记传闻中把它与王安石的出生连在一起别有一番意义，因为不论是说“獾入其室”，还是说“出于市”，都预示着王安石的诞生好象是一个野性十足的异类闯入人世，宋王朝因之将要有某种变异。而由此顺理成章的逻辑表述，便是指王安石是南唐李后主和秦王廷美的转世投胎。关于宋太宗继位之谜的问题，一向为治宋史学者所关注。不论是说太宗阴谋篡权，还是继位合法，意见虽不统一，但太宗为确立自己一系的传位，的确是算尽机关，数开大狱。太宗胞弟秦王赵廷美⁴⁹之死，就是宋太宗一手制造的一大政治冤案。⁵⁰因此后世对宋太宗此举颇多议论。《贵耳集》所谓王安石为“秦王后身”，显然是意指欲降祸于宋，以报前世冤。说王安石前身是李王（即南唐李后主）其意与此相同，也是喻欲降祸于宋。尤值得注意的是獾在《说文解字》中又释作“野豕”，而在宋人“说话”中的小说则有以猪称呼王安石的情节（见后详述），显然这种贬称的由来与笔记小说的“传闻”不无关系。

以上是说王安石的诞生，至于论到王安石的死也是死有余辜，阴谴怪异之事，不知凡几。《孙公谈圃》卷中有载：

荆公薨之前一岁，凌晨，阍者见一蓬头小青衣，送白杨木笏，裹以青布。荆公恶甚，弃之墙下曰，“明年祖龙死”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载

荆公病革甚，吴夫人令蔡元度诣茅山，谒刘混康问状，刘曰：“公之病不可为也。适见道士数十人，往迎公，前二人执幡，幡面有字，若金书然。左曰‘中函法性’，右曰‘外习尘纷’。元度自言如此，或者又云，荆公临薨，颇有阴谴怪异之事，与此不同，未知孰是。

何湘妃女士据此分析说“这些乍看下情节颇为光怪陆离的说法，却仍寓有深刻的批判安石之意。因为民间传说颇杂神道迷信，报应不爽的观念。从上述二则的故事中，一是通过蓬头小青衣来咒诅安石；二则以盖棺论定的方式，由冥王出来批判安石一生的是非功过。所谓的‘中函法性’，仍是部分地肯定安石的耿介清纯之风，而‘外习尘纷’，则不外从安石新法的事业上给予评断了。”⁵¹斯言甚是得当。

四、小说话本、讲史小说中的王安石形象⁵²

上面论述的都是以载记奇闻、掇拾旧闻或述说近事的笔记小说，现在再看看深受市井民众欢迎的小说话本、讲史小说是怎样塑造王安石形象的。虽然严格的讲小说话本和讲史小说与笔记小说不尽相同，但是笔记小说的记事，记闻范围广泛，且有很强的故事性以及与现实生活相关的情节，往往成为讲史小说和小说话本的重要素材来源，从这个角度来讲，两者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不能忽略讲史小说和小说话本。

现今传世的讲史小说和小说话本中有描写王安石形象的，仅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残本中的第十四卷《拗相公》和《宣和遗事》中的相关部分。这两部小说的时代断限目前还有一定的争议。《京本通俗小说》编者不详，首见于近人江东老蟬繆荃孙 1915 年所刊《烟画东堂小品》丛书中。鲁迅、郑振铎、胡士莹等人都将《京本通俗小说》残本中的《拗相公》定为宋人旧话本。⁵³但新近又多否定之说，“整体文风不拟宋元小说”。⁵⁴在断限问题上，其所以存在争议，笔者以为萧相恺《宋元小说史》的分析比较中肯“正因为没有宋元旧本印证，再加上这批作品本身一般都比较短，文本中时代的印迹既容易抹去，也易于窜入，所以，往往有些学者从这个角度肯定为宋元作品，而另一些学者又从另一个角度加以否定，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而且，无论哪一位学者，都难免因一点小小的疏漏或不周而造成判断上的失误。”⁵⁵而先师漆侠先生对于明清时期小说集三言二拍与宋代文献之间的关系所作研究的意见甚为可取，漆先生以为三言二拍中计有 62 篇是描写宋代社会生活状况的。这 62 篇与宋代旧话本及文献的关系可分为四类情况，“即：（1）有直接脱胎于宋人话本的；⁵⁶（2）自宋人记载中演绎而来；（3）来自于宋元杂剧；（4）根据宋人话本或某些记载进行改编或演绎。”由这个分类再看《拗相公》，应当说即使不是直接脱胎于宋人话本，也属于第 2、第 4 种分类，所以在这里仍把《拗相公》视作宋人作品来看待。

《拗相公》在冯梦龙编辑的《警世通言》第三卷又作《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宋代小说话本，通常每篇小说开头都有篇首诗或词，并讲些与本篇相类的故事，做为引子贯穿下文，其后再叙入正传或正话。《拗相公》一文的体制即援其例。小说以四句唐诗为篇首小

引“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身真伪有谁知。”道出本篇小说的主题，以陪衬故事的内容，紧接着对这首诗加以解释，尔后便话归正传。正传或正话分作3部分：其一是概括性的序文，其文曰：

如今说先朝一个宰相，他在下位之时，也著实有名有誉的。后来大权到手，任性胡为，做错了事，惹得万口唾骂，饮恨而终。假若有名誉的时节，一个瞌睡死去了不醒，人还千惜万惜，道国家没福，凭般一个好人，未能大用，不尽其才，却倒也留名于后世。及至万口唾骂时，就死了也迟。这倒是多话了几年的不是！那位宰相是谁？在那一个朝代，这朝代不近不远，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间，一个首相，姓王，名安石，临川人也。

其二是简要叙述了王安石的早年仕履，旷世才华；及至宋神宗朝受赏识，拜相，虽然当时有李承之、苏老泉等人识破其奸邪真相，但无人可信。此是作为他日必乱天下的伏笔。王安石当政后，立起一套新法，专信小人，斥逐忠良，拒绝直谏，自以为是，复倡三不足之说“因他性子执拗，主意一定，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遂使祖制纷更，万民失业，国事不堪。后因爱子王雱病疽而死，王安石痛思之甚，昏梦中王雱在阴曹地府受酷刑泣求安石不要再行新法及早回头。受此咒骂，王安石醒来后便一连十来道表章告病辞职。

其三是本篇小说的重点，主要讲述王安石罢相之后，微服由京师到江宁，沿途中所见老百姓对他深恶痛绝的情形。在情节结构上，作者精心安排王安石带亲吏江居与童仆在途中与老百姓看似平淡的对话，却深刻反映出新法对人民的压抑和盘剥，对话场景共有三幕。

第一，在钟离与一经纪人家的主人对话：

主人迎接上坐，问道：“客官要往那里去？”荆公道：“要往江宁，欲觅肩舆一乘，或骡或马三匹，即刻便行”。主人道：“如今不比当初，忙不得哩！”荆公道：“为何？”主人道：“一言难尽！自从拗相公当权，创立新法，伤财害民，户口逃散。虽留下几户穷民，只好奔走官差，那有空役等雇？况且民穷财尽，百姓饔餐不饱，没闲钱去养马骡。就有几头，也不勾差使。客官坐稳，我替你抓寻去。寻得下莫喜，寻不来莫怪。只是比往常一倍钱要两倍哩！”江居问道：“你说那拗相公是谁？”主人道：“叫做王安石，闻说一双白眼睛。恶人自有恶相。”荆公垂下眼皮，叫江居莫管别人家闲事。

第二，在某村舍与一老叟对话：

因问老叟：“高寿几何？”老叟道：“年七十八了”。荆公又问：“有几位贤郎？”老叟扑簌簌泪下，告道：“有四子，都死了。与老妻独居于此。”荆公道：“四子何为俱夭？”老叟道：“十年以来，苦为新法所害。诸子应门，或殁于官，或丧于途。老汉幸年高，得以苟延残喘，倘若少壮，也不在人世了。”荆公惊问：“新法有何不便，乃至于此？”老叟道：“官人只看壁间诗可知矣，自朝廷用王安石为相，变易祖宗制度，专以聚敛为急，拒谏饰非，驱忠立佞。始设青苗法以虚农民，继立保甲，助役、保马、均输等法，纷纭不一。官府奉上而虐下，日以捶掠为事。吏卒夜呼于门，百姓不得安寝。弃产业，携妻子，逃于深山者，日用数十。此村百有余家，今所存八九家矣。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今只有四口仅存耳！”说罢，泪如雨下，荆公亦觉悲酸。又问道：“有人说新法便民，老丈今言不便，愿闻其详。”老叟道“王安石执拗，民间称为拗相公。若言不便，便加怒贬，说便，便加升擢。凡说新法便民者，都是谄佞辈所为，其实害民非浅。且如保甲

上番之法，民家每一丁，教阅于场，又以一丁朝夕供送。虽说五日一教，那做保正的，日聚于教场中，受贿方释。如没贿赂，只说武艺不熟，拘之不放，以致农时俱废，往往冻饿而死。”言毕，问道：“如今那拗相公何在？”荆公哄他道：“见在朝中辅相天子。”老叟唾地大骂道：“这等奸邪，不行诛戮，还要用他，公道何在！朝廷为何不相了韩琦、富弼、司马光、吕海、苏轼诸君子，而偏用此小人乎。”江居等听得客坐中喧嚷之声，起来看时，见老叟说话太狠，咤叱道：“老人家不可乱言，倘王丞相闻知此话，获罪非轻了。”老叟矍然怒起道：吾年近八十，何畏一死，若见此奸贼，必手刃其头，剖其心肝而食之。虽赴鼎镬刀锯，亦无恨矣！”

第三，在某树林茅屋间与一老姬对话：

将次天明，老姬起身，蓬着头同一赤脚蠢婢，赶二猪出门外。婢携糠粃，老姬取水，用木杓搅于木盆之中，口中呼“啰，啰，啰，拗相公来。”二猪闻呼，就盆吃食。婢又呼鸣：“𦵏，𦵏，𦵏，王安石来”。群鸡俱至。江居和众人看见，无不惊讶。荆公心愈不乐，因问老姬道：“老人家何为呼鸡豕之名如此，”老姬道：“官人难道不知王安石即当今之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浑名？自王安石做了相公，立新法以扰民。老妾二十年孀妇，子媳俱无，止与一婢同处。妇女二口，也要出免役、助役等钱，钱既出了差役如故。老妾以桑麻为业，蚕未成眠，便预借丝钱用了。麻未上机，又借布钱用了。桑麻失利，只得畜猪养鸡，等候吏胥里保来征役钱。或准与他，或烹来款待他，自家不曾尝一块肉。故此民间怨恨新法，入于骨髓。畜养鸡豕，都呼为拗相公，王安石，把王安石当做畜生。今世没奈何他，后世得他变为异类，烹而食之，以快胸中之恨耳！”荆公暗暗垂泪，不敢开言，左右惊讶，荆公容颜改变，索镜自照，只见须发俱白，两目皆肿，心下凄惨。

这三幕对话集中抨击了王安石变法中的免役法、青苗法、保甲法、保马法及均输等新法“蠹国害民，怨气腾天”，以及老百姓对王安石的愤恨。当然作者刻意地安排这种血泪控诉出自于善良的匹夫匹妇，这对于说书的听众而言，自能收到极大的共鸣与说服力。

此外，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是作者运用一些浅俗的诗词来间接地对王安石加以奚落，例如文中叙述一路上的茶坊、道院以至村镇人家，处处皆有诗词讥诮安石，致使安石归而忧愤，其诗词云：

祖宗制度至详明，百载余黎乐太平。白眼无端偏固执，纷纷变乱拂人情。

五叶明良致太平，相君何事苦纷更，既言尧舜宜为法，当效伊周辅圣明。排尽旧臣居散地，尽为新法误苍生，翻思安乐窝中老，先识天津杜宇声。

初知鄞邑未升时，为负虚名众所推。苏老《辨奸》先有识，李丞劾奏已前知。斥除贤正专威用，引进虚浮起祸基，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声遗。

文章漫说自天成，曲学偏邪识者轻。强辨鹑刑非正道，误餐鱼饵岂真情。奸谋已遂生前志，执拗空遗死后名。亲见亡儿阴受梏，始知天理报分明。

生已沽名街气豪，死犹虚伪感儿曹。既无好语遗吴国，却有浮辞诳叶涛。四野逃亡空白屋，千年嗔恨说青苗。想因过此来亲睹，一但愁添雪鬓毛。

富韩司马总孤忠，恳谏良言过耳风，只把惠卿心腹待，不知杀羿是逢蒙！

高谈道德口悬河，变法谁知有许多。他日命衰时败后，人非鬼责奈愁何？

二是用轮回报应的观念鞭笞王安石。宋代由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已深入民间，因而既然王安石的所作所为伤天害理，自然也就遭到天的报应，《拗相公》在正文开头和结尾都着意叙述了神鬼的报应。如讲安石辞相的原因时有一段文字描写安石爱子雱病疽而死，安石悲痛欲绝，遂招天下高僧斋醮，图荐亡灵，当安石于斋醮后，焚香送佛之际，忽然昏倒于拜毡上，直到五更后，方如梦初醒，回忆当时情形：

荆公眼中垂泪道：“适才昏愤之时，恍恍惚惚到一个去处，如大官府之状，府门尚闭；见吾儿王雱荷巨枷，约重百斤，力殊不胜，蓬首垢面，流血满体，立于门外，对我哭诉其苦道：‘阴司以儿父久居高位，不思行善，专一任性执拗，行青苗等新法，蠹国害民，怨气腾天。儿不幸阳禄先尽，受罪极重，非斋醮可言。父亲宜及早回头，休得贪恋富贵！’说犹未毕，府中开门吆喝，惊醒回来……”

在这里小说着重强调安石因行青苗等新法而祸及子孙，它透过说话人的生动描述，市井小民们极易深信王雱受病痛折磨及早夭确实是对王安石新法祸民的现世之报应，从而达到最大限度批判王安石变法的目的。

三是除了以上所揭三幕对话场景外，作者撷取宋人笔记小说中攻击王安石的片断记闻作为小说情节发展的铺垫或造成意境烘托特定的情绪。如前揭所引安石与韩琦的交游、仁宗时误食鱼饵、李承之言安石双眼多白，还有邵雍在天津桥闻杜鹃声而预言天下从此乱，安石晚年悔恨为吕惠卿所陷、所误等均出自于《邵氏闻见录》，至于王雱阴间受酷刑则见于《孙公谈圃》和《泊宅编》，于此可见王安石的形象之所以在南宋以后被极大地扭曲，是与攻击王安石变法的笔记小说广为流布密不可分。

宋人话本一般都有一个煞尾，即它是在连接在情节结局以后，直接由说话人自己出场，总结全篇大旨，或对听众加以劝戒，含有明确的目的性，通常是用说白作评论，再加诗词的。《拗相公》也不例外，其篇尾说道：

至今世间人家，多有呼猪为拗相公者。后人论我宋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有诗为证：“熙宁新法谏书多，执拗行私奈尔何！不是此番元气耗，虜军岂得渡黄河”。⁵⁷

再看《宣和遗事》。

《宣和遗事》又称作《大宋宣和遗事》，其版本很多，分两个系统，一为二卷本，一为四卷本。⁵⁸前人多认为是宋人作品，鲁迅说“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皆不可知。”⁵⁹胡士莹则断为“宋人旧编元人增益者。”⁶⁰但萧相恺认为“成书却确实在元代，”但观其论证似不足以推翻“宋人旧编元人增益者”之说，因为他所列6条证据，5条是延申胡士莹用以证宋人旧编元人增益之说的，其不足为凭不言而喻，唯一的1条新证据又有误，“书中叙徽宗亲佞臣章惇、蔡京相继拜相，一时童贯等先后得进一大段，全本《宋史·宋徽宗纪》，有许多句子且与《宣和遗事》相同。”虽然《宣和遗事》与《宋史本纪》语句相同，但并不能以此就说《宣和遗事》是引自《宋史》，因为史学界公认《宋史》取材主要采用的是宋的旧官史，而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国史》早在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已编写完毕。⁶¹所以《宣和遗事》叙事与《宋史》记载相同，是均取自宋修国史之使然，以此证《宣和遗事》出元人之手似不足为凭。

《宣和遗事》的内容相当丰富，历史、政治和社会生活熔于一炉，既概括北宋的政治

演变，又着重反映了南宋军民痛恨权奸和抗金爱国的思想感情。但并非创作，大抵是掇拾前人的诗文、笔记、稗编、杂录、官私史书、市人小说等凑集而成。其内容大致可分为十部分，或十段，其中第二、第三段专讲王安石及其变法。第二段讲宋神宗用王安石为相，因变法引起祸害，其论调大抵承袭北宋末士论之常套，如采用《邵氏闻见录》有关其父邵雍闻杜鹃声而预言王安石乱天下的记述做为序言，暗示王安石登上政治舞台将是宋王朝的大不幸，是书写道：

英宗升遐，神宗即位。神宗是个聪明的官家，朝廷上大纲小纪，一一要重新整理一番，恰有的那曾参政，名做公亮的，荐那王安石为丞相，神宗准奏，召王安石拜相。正宣麻时分，有唐介做著谏官，上疏论奏王安石泥古迂儒，若用为相，必多更变，重扰天下。那时有吕诲亦上疏弹劾安石。

在唐介、吕诲大肆批判安石的人品之后，作者又经由范镇与韩琦的上疏来表达对新法的不满，文中最后则刻画出王安石在众叛亲离下的独夫嘴脸。作者藉安石弟安国之力谏，而安石不听，遂使安国哭于影堂，并道出：“是吾家灭门矣！”的话语，来衬托出王安石的拒谏与寡情。同时又以王雱成为地狱中囚囚的重犯，来说明王安石的罪不可恕，不仅自身罪孽深重，而且累及子孙受难。于是经由笔记杂录或见闻传奇的汇集，再加上被视为正人君子的元祐老臣的谏疏，作者就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奸佞的形象，牢牢套在安石身上，而讲史小说中的王安石形象，自此就被歪曲了。

第三段讲王安石引蔡京入朝当权。据研究，《宣和遗事》作者的构思立意，与吕中《宣和讲篇》的主旨如出一辙。吕中认为“宣和之患，自熙宁至宣和，小人用事六十余年，奸幸之积久矣”。而《宣和遗事》的开场诗即点明了这一主题：“误国其君罪不轻，阴司报应自分明，奸邪凡事怀私险，却告金仙洗恶名”，随即展开对王安石的声讨：

话说宋朝失政，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引用嬖蔡卞及姻党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奸佞变诈，欺君虐民，以致坏了宋家天下。

作者盛赞《宣和讲篇》“说得宣和过失，最是的当”。作者正是按照吕中的思想和《宣和讲篇》中所提及的许多事情来选取材料，结构篇章，旨在反映宋“自熙宁至宣和”六十余年间“小人用事”，“奸幸之积久矣”的所谓历史真实。⁶²在这里小说按照精选的历史史实，层层累进，王安石不仅是一个奸佞之臣，而且是祸害宋王朝的元凶。不特如此，大宋宣和遗事透过讲史人年复一年的述说讲论，则其对王安石塑造的“佞臣”“元凶”形象，便深入民间，打动人心，而被牢牢地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Image of Wang Anshi in Literary Sketches of the Song Dynasty

Li Huarui

(Humanities Institute of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Province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records and descriptions of anecdotes and interesting episodes about Wang Anshi in around 100 extant literary sketches of the Song Dynast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hich can be used as important reference in studying his biography.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his anecdotes and episodes were spread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hat are those writers' attitudes toward Wang

Anshi and his reforms, and how his personal image was created in sketches (including fictions of unofficial history origin).

Keywords: Song Dynasty; Literary; Wang Anshi

收稿日期: 2003-10-31

作者简介: 李华瑞, 男, 河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¹ 参见吴凤雏、傅林辉《宋代笔记概论·导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另: 宁欣、史明文《笔记小说的演变与唐宋社会研究》西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5期对“小说”的起源与发展, 小说入史与笔记小说的分流等有较详细的论述, 可参阅。

² 《宋名臣言行录五集(一)》台北文海出版社。

³ 《王安石年谱三种》第168页, 中华书局1994年版。

⁴ 《王安石年谱三种》点校说明, 中华书局1994年版。

⁵ 《王安石年谱三种》第134-161页, 中华书局1994年版。

⁶ 《宋人轶事汇编》第475-511页, 中华书局1981年版。

⁷ 《王安石轶事汇编》, 临川文化丛书, 2001年10月华东地质学院印刷厂印刷。

⁸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〇, 子部·小说家类序, 中华书局影印本。

⁹ 《王安石年谱三种》第76页。

¹⁰ 《王安石年谱三种》点校说明。

¹¹ 《东轩笔录》点校说明, 中华书局1983年版。

¹²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 子部·小说家类《铁围山丛谈》提要。

¹³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

¹⁴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

¹⁵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一。

¹⁶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一, 杂家类五。

¹⁷ 《魏源集》上册, 默觚下治篇十六, 中华书局1983年版。

¹⁸ 《邵氏闻见录》卷十一; 又见《青锁高议》后集卷二。

¹⁹ 《默记》卷下, 中华书局1981年版。

²⁰ 《墨客挥犀》卷四。

²¹ 《冷斋夜话》卷六, 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²² 《独醒杂志》卷二。《萍州可谈》卷三。

²³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第231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²⁴ 《东轩笔录》卷十二。

²⁵ 王巩《随手杂录》《甲申闻见二录补遗》, 文渊阁四库本。

²⁶ 《邵氏闻见录》卷十。

²⁷ 《温公琐言》, 引自李裕民《司马光日记校注》第188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²⁸ 《上蔡语录》卷一。

²⁹ 《邵氏闻见后录》卷第二十。

³⁰ 《朱子语类》第3097页, 中华书局1994版。

³¹ 《邵氏闻见后录》, 卷第二十。

³² 《石林燕语》卷十, 中华书局点校本。

³³ 《王安石轶事汇编》第59页。

³⁴ 《元刊梦溪笔谈》卷九, 文物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³⁵ 《邵氏闻见录》卷二。

³⁶ 《曲洧旧闻》卷十, 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³⁷ 《宋名臣言行录》第563页, 台北文海出版社。

³⁸ 刘乃昌《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东北师大学报1981年第1期; 邓广铭,《〈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国学研究第3期; 章培恒《〈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 复旦大学学报古典文学论丛; 曾枣庄《苏洵〈辨奸论〉真伪考》四川大学报丛刊《古典文学论丛》第15辑。

³⁹ 《王安石年谱三种》第432页。

⁴⁰ 《邵氏闻见录》卷十。

⁴¹ 《王安石年谱三种》第437页。

⁴² 《邵氏闻见录》卷三。

⁴³ 《王安石年谱三种》第287页。

-
- ⁴⁴ 《涑水记闻》卷十六。
- ⁴⁵ 《邵氏闻见录》卷九。
- ⁴⁶ 《铁围山丛谈》卷四。
- ⁴⁷ 《云麓漫钞》卷四。
- ⁴⁸ 《贵耳集》卷中，文渊阁四库本。
- ⁴⁹ 宋徽宗时改封魏悼王，见《宋史》卷244《宗室赵廷美传》。
- ⁵⁰ 详见吴天墀《烛影斧声传疑·四、太宗对于德昭廷美的嫉害》，原刊《史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41年3月成都出版。
- ⁵¹ 何湘妃《南宋高孝两朝王安石评价的变迁过程与分析》（铅印稿）第230页，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4年）。
- ⁵² 本节主要参考了何湘妃《南宋高孝两朝王安石评价的变迁过程与分析》第六章“通俗文学中所反映的王安石评价”。
- ⁵³ 《中国小说史略》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文学研究》第3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话本小说概念》第204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 ⁵⁴ 程毅中《宋元小说话本集》第810页，齐鲁书社2000年版，《宋元小说研究》第319-32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 ⁵⁵ 《宋元小说史》第10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 ⁵⁶ 《知困集》第26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另外，漆侠先生也同意把《京本通俗小说》残本所收断为宋元旧话本。
- ⁵⁷ 以上引文除注明外，均见《京本通俗小说》。
- ⁵⁸ 详进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第297-2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 ⁵⁹ 《中国小说史略》第82页。
- ⁶⁰ 《话本小说概论》第714页。
- ⁶¹ 详见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第126-138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参见《二十五史导读辞典·〈宋史〉的史料来源》第758-764页，华龄出版社1991年版。
- ⁶² 参见萧相恺《宋元小说史》第89页。